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說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濤

孟子說卷五

宋 張栻 著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聖人盡性者也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帝舜之怨慕學者所當深思力體不可以易而論也公明高蓋或知此故孟子舉其語而因以發明之謂公明高之意以爲孝子之心不若是恝然蓋孝子之於親其愛敬之也深篤故其望之也切至不可磯爲不孝而愈

踈亦爲不孝蓋親親之心於是爲至我竭力耕田共
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述舜之意云
耳謂我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而已而父母不我愛
於我豈有所未盡而致然歟不委之命而存於性反
復思念求其道而未得至於號泣于旻天此舜之所
以爲怨慕也所謂於我何哉是當深味帝舜之心於
言意之表也方是時堯使其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之於畎畝之中而天下之士亦皆就之堯

且將以天下讓焉宜舜之有得乎此也而以夫不順於父母之故若窮人無所歸則舜之心果何如哉曰若窮人無所歸則見其皇皇然有求而不得也人悅之好色富貴衆人之所欲在聖人則所欲不存焉所欲不存於此而有至憂焉惟順於父母則可以解憂也蓋父母之意於我有所未順是吾所以順乎父母者未至也此舜之所憂也人莫不有所慕舜亦有所慕人之所慕物欲之誘而舜之所慕則天性之不可

解者其於斯世無一毫存於胷中終身乎父母而已
曰慕則無須臾而不在乎此至誠無息者也此之謂
大孝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至誠之能動也孟子
反復發明之可謂至矣夫仲弓問仁孔子對以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舜亦有怨
與憂乎噫明乎此而後知聖人之心天之所為者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
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
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
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

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舜不告而娶與常人異前篇盖論之詳矣若完廩浚井則事之所無也故程子曰論其理則堯在上而百

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凡而二嫂治其
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故孟子未暇正其事
之有無獨答其大意以明舜之心謂舜非不知象之
將殺已也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天理人情
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用心一也蓋象
憂喜舜亦憂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未嘗間
也夫象之所爲憂者疾舜故謀以害之也而舜亦憂
者憂乎已何以使象之至此也象之喜者有時而攸

以喜來則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其憂也純乎憂其喜也純乎喜親之愛之而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故周公不知管叔之將叛是大舜此心也萬章猶未之識意以爲憂或可也喜其僞乎孟子於是引子產之事子產雖未足以進乎聖賢之事業然其不以詐待校人之心則君子之心也故

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夫可欺以其方者以其忠信待人也難罔以非其道者以其理義素明也夫子産猶能以忠信待校人況於聖人人倫之至其於兄弟之間有一毫未盡者乎彼以愛兄之道來來則我誠信而喜之豈有僞也此當深味而黙識之要不可以言語盡也嗟乎舜處夫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烝烝乂不格姦終至於化成天下惟其純乎是心而已純乎是心者純乎天也夫何為哉恭巳正

南面而已蓋此心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吾爲天子而可使弟爲匹夫乎故封之於有庳然象之不道也詎可以君國子民乎故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而不得以暴彼民也而其

親愛之至又欲常常而見之故使不拘夫朝貢之時源源而來若天子以政事接于有庳之君然夫其所以處之曲折詳備如此此仁之至義之盡親親之心而大公之體也雖然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在他人則如之何其不藏怒不宿怨之心則同也然則他人則有可踈絕之道而在弟則惟當親愛之而已耳此其異也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爲國討亂也

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於周公

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堯老而命舜攝天下之事是則堯猶爲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爲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獨見孟子之書也嗟乎聖人奉若天命其所處皆義理之精微

而後世以私意求之幾何而不為齊東野人之論哉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

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於此非特可辯瞽瞍不爲臣之事蓋可以得讀詩之法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此北山之篇曰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者之所作也以爲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率土之濵皆王臣也何獨使巳勞於外而獨不得養父母乎而咸丘蒙遽引以

證天下無非臣則瞽瞍亦當為臣何其失詩人之旨也故孟子遂為言說詩之法文者錯綜其語以成辭者也以文害辭謂泥於文而失其立辭之本也以辭害意謂執其辭而迷其本意之所在也故必貴於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者謂以其意之見於辭者而逆夫其志之存於中者如此則其大指可得也如雲漢之詩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者蓋宣王憂民之切以為旱既太甚若猶未已則周餘黎民將無有孑遺矣

若以辭害意則謂周果無遺民可乎孟子既辯咸丘蒙說詩之非於是言舜所以事瞽瞍者以告之夫孝子之心莫不以尊親爲至也而尊親之至有過於天下養者乎是所謂尊之至此舜之孝思所以爲天下萬世之則也然則天子固爲天下尊矣而天子之父又天子之所當尊此太極之所以爲一古今之通義也然則謂瞽瞍之爲臣不亦悖於理之甚乎雖然語所謂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則亦固有

說矣以舜之事論之父之詔子蓋常理也今以瞽瞍之頑舜盡子道至於至誠感神而瞽亦允若焉是感格之端乃在於舜所以變化瞽瞍之氣質者舜也斯謂之父不得而子則可矣古之人君蓋有受教於其臣以成其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而已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為哉善乎孟子發明之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夫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故謂之天與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者以其所行與當時之事觀之則可見天之所與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事

治百姓安之是乃其行與事之可見者也蓋祭而備順是百神所享也至於烈風雷雨而弗迷又可見其享之之實也神人一理神之所享民之所安者也天與之即人與之矣然則堯何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之不容舍焉夫然

後歸而踐位其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故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夫所謂天者至公無私之體也天之視聽何自而見民之視聽是也朝覲訟獄謳歌之所歸是天命之所歸也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非惟以私意觀禹亦以私意觀堯舜者也葢堯之與賢非固舍其子必欲與賢以示公也以是存心則是私意而已豈所以爲公哉而禹之與子也亦豈必欲與其子者哉孟子之言著明矣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天與賢則賢者立焉天與子則子立焉然則天與聖人果且有二乎

哉此所謂天下之大公若加毫末於此皆私意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發明天人

之際深矣莫之為言無有為之者而其為則天也莫之致言無有致之者而其至則命也言天而又言命天言其統體而命言其命乎人者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而舜禹之為相歷年多施澤之久故天下歸之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益相禹未久故天下歸啓此豈有為之者乎豈有致之者乎而其為也其至也則可以曰天與命也聖人樂天而知命故無違也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為而

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亦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爲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於天以過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然而其爲是事則有是應謂之命則可也孟子因論堯舜禹禪繼之事而遂及於匹夫有天下與繼世有天下之理而論伊周孔子之事所以極乎天命之微也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仲尼之不有天下則以無薦之於天者也此天也繼世以有天下者必其惡如桀紂而後爲天所廢不然則其繼世固宜故益伊尹周公雖德盛而不有天下也太甲雖不敬於始伊尹放之於桐使之改行及其克終則奉而歸之皆順天命也以此可見繼世之君非若桀紂則不爲天所廢也周公之不有天下亦若是矣此皆言天理之常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而司

馬君實蘇子由各以其私意立論愚不得而不辨也司馬氏之論曰禹子果賢而禹薦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之人而謂之聖賢哉此未知禹不得授之於益益不得受之於禹也禹以益之賢使宅百揆而薦之於天耳禹崩益以冢宰率天下行三年喪喪終則避位焉

禹之子啓賢而天下歸之固其所也禹也益也啓也皆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蘇氏之論曰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堯舜之子不順將使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而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命於禹禹遜之而天下不從而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爲之而謂益爲之哉此尤不思之甚者也舜禹豈有富天下之意乎哉終其事而避其位若天下歸吾君之子固其所也而天下歸之自不

舍耳舜禹若逆計其利害而遽自立則是何心哉益爲禹所薦故終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避啓箕山天下歸啓益固得其所也而以私意得失輕重聖賢何其不之思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

以幣聘之囂囂然曰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所謂樂堯舜之道者果何如哉伊尹之在莘野飢食而渴飲朝作而夕息何以異於田夫野人乎惟其行著習察順命樂天而無一毫損益於其間此即堯舜

之所以治天下者而伊尹之所樂有在乎是也旣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蓋其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之心即一介不以取與之心也旣曰義而又曰道兼體用而明之也其不即應湯之命者以其未可也其幡然而改者以其可也非前日之不是而今日改之是也蓋湯三往聘之則其志篤矣於是始起而從之也若於其未可而遽起與於其可而不幡

然則皆有害於堯舜之道非其所樂者矣故於其未可則曰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及其可則曰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豈若於予身親之比其從容於出處之際者然也謂非予覺之而誰者非不讓也理固若是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者仁者與億兆同體無不愛也前日處畎畝之中斯民之困窮有所不得而與一旦以身許成湯則當以天下之重自任此乃堯舜

之道而天之理也即其飢食而渴飲朝作而夕息者也伊川先生曰予天民之先覺者譬之皆寐天下未覺以我先覺振動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亦無增加適同而已葢天之生民均具此理惟聖賢先得其所同然者是在天生此民中爲先覺之民也衆人方且蔽而莫之知故有待於聖賢之覺其所以可得而覺者以其本有故耳既言知而又言覺者知言知有此事覺言有所省覺固有淺深也雖然

聖賢所以覺天下者則有其道矣非惟教化之行涵濡浹洽有以使之然而其感通之妙民由乎其中固有不言而喻未施而敬者或謂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賢固不能使天下之皆覺也然而天下有可覺之道聖賢有覺之之理其覺也雖存乎人而聖賢使之由於斯道雖曰未之或知固在吾覺之之中矣伊尹之所以出而就湯者蓋如此孰謂以割烹要乎枉己以正人無是理也已既先枉而將何以正

人乎枉已正人且不可而謂屈已而可以正天下有是理乎割烹之論殆出於春秋戰國之際枉已求合者之所爲故不得不明辨也聖人之行不同或遠以避之或近而就之或辭禄而去或委身而不去雖曰不同而歸於潔其身則同蓋循天理之常未嘗少枉以失其身也若後世不知天理之所存而務爲小廉一節而求以自潔是則私意之爲非聖賢歸潔其身之道也謂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言伊尹行堯舜之道

而湯往致之耳非伊尹有要湯之心也若行道於此而要君之聘於彼則豈所謂道者哉末引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以見伊尹所以出而佐湯伐夏救民之實也言天誅造攻於牧宮者蓋桀爲不道是自造攻也造攻者桀也誅之者天也而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何有哉奉天命以討有罪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衆人不知有命故於其無益於求者强求而不止若賢者則安於命矣知命之不可求也故安之若夫孔子所謂有命者則義命合一者也故孟子發明之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聖人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然則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何其不知聖人之甚哉於衛主顏讎由與夫微服而過宋之時主司城貞子二子蓋亦兩

國之賢者敬慕夫子而爲之主非夫子之求之也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也苟能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觀近臣則遠近交見而無蔽於耳目之私矣孟子因論孔子而及於此實觀人之要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戰國之際好爲此論以汙賢者此非特嫉賢惡善之意蓋其所爲類此而欲借賢者以自班耳故孟子反復詳辨以救其流也百里奚雖霸者之佐然不可不謂之智者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知虞亡不可救而去之知秦繆公可與有行而相之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以是數者觀之非智不能也而肯自鬻以成其君乎成之爲言求成之成定交之謂也自鬻之事雖鄉里知自好者不爲也使奚爲之則其人可見

矣豈復能爲前數者哉雖然百里奚不諫虞公而去之可得謂之忠乎傳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葢百里奚不得用於虞在不必諫之地也故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亦不忍坐待其亡以爲仇讎之民故引而去之此所以爲智也不然百里奚在當諫之地而不諫則是不忠之臣也而何以爲智乎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油油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凡色之過乎目聲之

接乎耳固不得而遁也而所以視所以聽則在我也於惡色惡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已固矣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隐賢必以其道雖事汙君而不羞居小官而不辭然其進也未甞隱賢焉未甞不以其道焉此所以爲柳下惠也不然則是枉已苟仕而已矣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夷之風則以爲聞之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爲聞之者鄙夫寛薄夫敦而

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亦猶論流弊於二子有隘與不恭之言而不及伊尹也然以伊尹比孔子則猶有任之意不化也若孔子則天也其去齊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蓋其速也其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比公孫丑章所云易一則字耳而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所謂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者言其精極於是三者也三子者雖或清或任或

和之不同然所以極其至則一也故皆以聖言之若夫孔子聖之時則其可以一道名之哉葢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而其曰聖則舉其成名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所謂集大成者言集乎道之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者樂之始作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言孔子之道始終純一而無不盡者也因論孔子而遂推言學聖人始終之義使學者有所馴而進焉始條理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即易所謂知終終之此未及乎聖智也學者從事於此固所以爲聖智之道也故曰智之事聖之事條理云者言有序而不紊也夫所謂終條理者即終其始條理者也此非先致其知而後爲

其終也致知力行蓋互相發然知常在前故有始終之異也於是以射之巧力爲譬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於百步者由夫力也力可勉也而其中鵠則非力之可爲由夫巧也智譬則巧者言其妙於中也聖譬則力者言其能至也若三子者其用力可謂至極矣故於其清任和者皆以聖名之以言其於是三者臻其極也然方之孔子終有所未及者非其力之不至也於聖人大而化之者猶有所憾蓋其智於是三者

之外未能盡中也孔子則知聖俱極者也論學則知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知之極者也惟孔子爲盡之故三子不能班也若顔子之在聖門蓋知聖幾矣其至與中在毫釐之間者歟學者當以孔子爲標的而致知力行以終吾身而後可也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

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

先王制法其高下輕重皆天理之大公而非私意之得爲故其廣大均平足以一天下之心後王以私意

加於其間其綱先紊故上下交征於利而法之所由
壞也戰國之時天王之名號僅存而其法廢也久矣
諸侯僭越常度惡其害己併與其籍而去之雖曰諸
侯之罪而周之失政亦已久矣故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豈不然哉
孟子荅北宮錡之問蓋出於師友之所傳故家遺俗
之所聞者雖曰其略而大綱可得而推矣故自天子
至於子男凡五等自國君至於下士凡六等此班爵

之制也自天子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而下此班禄之制也所謂方千里者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夫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

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諸侯之國自卿至於下士受禄各有差下士代耕之禄與庶人在官者同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類是也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而田有肥瘠故耕者所獲有上中下不同而庶人在官者於其中又有差焉其輕重多寡皆天理之安人情之宜等差之平而用度之稱者也使明王出舉而行之則戰國諸侯侵暴王略據有

其地者豈不在所削乎卿大夫務富私室占田無制者豈不在所奪乎宜乎當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今去古既遠賴有孟子之說存學者以是而折衷他說庶乎其有據也周禮所載往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蓋不知分

田建國之意遷就而爲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爲正夫在孟子之時已云去其籍矣又更秦絶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矣今之所傳先儒以爲雜出漢儒一時之傳會是不可不攷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羮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為大倫天所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闕矣而況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為重此友道之所為闕也使其知德之為貴成身之為重則其所以求友者惟恐其不獲也況敢有挾乎哉孟獻子百乘之家而能取

友者也獻子與此五人友者不敢有其百乘之富也故曰無獻子之家者也言降意忘勢若無其家焉此五人者其視獻子之貴勢亦無動乎其中也使此五人而有獻子之家則獻子亦不與之友矣横渠張子曰獻子忘其勢者也五人者忘人之勢者也雖然惟獻子之自忘其勢也故五人者從之不然獻子先以勢自居則賢者方將望望然去之其亦可得而友邪若費惠公則小國之君而能友者也於子思則師之

於顔般則友之王順長息則以爲事我者然則四人

者其相去可知矣夫使人君至於不敢臣之而又不

敢友之則其道德之積於躬必有感孚於言意之表

者矣若晉平公則大國之君而能取友者也亥唐云

入則入云坐則坐云食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敢不

飽蓋尊敬之而不敢不飽也則平公忘其勢與亥唐

忘人之勢亦可見矣雖然人君之尊賢當與之共天

位治天職食天禄是則公天下之道而極尊賢之義

也曰位曰職曰禄皆以天言者非人君之所得私天之所爲也平公雖能忘勢以事亥唐然不能與之共治故以爲士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若堯之於舜則所謂極尊賢之義者也以天子而友匹夫女以二女館於貳室迭爲賓主蓋將薦之於天此爲天下得人者也論友而至於此其人倫之至者歟貴貴尊賢其義一者言莫非天之理也在下而敬上所以盡貴貴之義居上而敬下所以極尊賢之宜夫然故上下

交而泰治亨矣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讀孟子此章所以荅萬章者反覆曲折可謂義之精矣問交際何心則曰恭蓋交際之道主乎恭也問卻之何以爲不恭則以謂尊者有賜若念其取之義與不義而後受則非所以敬事乎其尊者也吾知不虛

其賜我之意而已豈暇問其所自哉若夫萬章之說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則是乃不恭之心而辭何爲乎然而其受也必交以道而接以禮使交之不以道而接之不以禮則固有所不受矣於齊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亦尊者之賜也然未有辭則是貨我而已其交也固非道其接也固非禮此所爲不受也葢亦非爲其取之不義之故初亦無害乎交際之恭也萬章於此有疑焉謂有人於此禦人以兵而得貨然

交以道餽以禮則君子固亦受與孟子謂禦人而奪貨者此所謂大憝有國者之所必禁不待教令而誅者三代之法同不必設辭而可知者居今之世其法為甚著奈何而可受其餽乎萬章謂既以為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道取民與此何異而君子以善其禮際而受之可乎孟子謂事固有輕重若以為有王者作將不待教而盡誅今之諸侯乎抑亦教而不改而後誅之也以理論之則必待教而不改然後誅之明

矣然則其可與不待教而誅者同日而語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爲盜者蓋充夫非其有而取之之類以極義之所在而比之爲盜則可若便以爲與禦人奪貨之盜同罪則豈可哉大抵聖賢因汙隆而起變化辭受取與皆天下正理過與不及爲失其正理則均也魯之習俗必獵較而後以祭孔子仕於魯亦不違也而況於受其賜乎萬章聞是言則又疑孔子之仕所事者道而何獵較爲也孟子以爲孔子於宗廟之

祭先簿正其祭器立之彝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蓋四方之食非簿正之常典故也然於獵較而供祭
之事猶有所未廢蓋由簿正之事而正之其施設則
有次第矣而萬章以爲既不能遂盡正之則曷爲不
遂去孟子謂爲之兆也爲之兆者正本開端而爲可
繼者也聖人之爲如天地之化不疾不徐雖曰爲之
兆而化育之大體已具矣在他人緩則失時速則反
害蓋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以無序而不和也兆

足以行而不行者蓋以其兆固可繼此以行而有所不得行焉則命也夫然後去之故亦未嘗有三年之淹焉其先後遲速皆天理也此所謂聖之時者歟於是遂論孔子之仕有三焉行可之仕謂其兆可以行者也際可之仕謂遇聖人以禮者也公養之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遇以禮而養以道者聖人亦豈得而絶之乎讀是章者涵泳而精思之亦可以窺聖賢之用而知辭受取與之方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章言爲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爲貧乎哉蓋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爲貧而仕者焉是猶娶妻本爲繼嗣非爲養也而亦有爲養而娶者焉然則爲貧而仕與

爲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爲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爲爲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爲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爲宜者本爲貧故也孔子嘗爲委吏與嘗爲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

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爲貧之名安享寵利而已曾不以爲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爲貧而仕其思抱關擊柝之爲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爲委吏而曰會計當而已矣爲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則夫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爲者如何哉事有小大而心則一也亦曰止其所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廪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爲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

禄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孟子以為非禮以其無是禮故也然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居其國則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焉受斯可也若欲以自託而虛享其禄賜則於義何居乎名不正則失其序而不和故孔子論之至於禮樂不興而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禮樂不斯須去身者其動未嘗不當名正而言順故也曰不敢者以其無常職而受賜陷於不恭故不敢也雖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

當然也在國君之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夫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而受之之義也至於餽之之久而僕僕然亟拜則是徒爲餽而已徒爲餽則與養犬馬之道何異烏有君子而受其犬馬之畜者乎及其久也則再拜稽首而不受蓋繆公雖有悅賢之名不能舉而用又不能以禮養之也賢者其肯處乎以禮養者繼粟繼肉是也蓋不敢以是而數廑之故使繼之而已雖然此及乎養之之禮

而未及乎舉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而養之於畎畝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為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為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為君者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之道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

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告之以庶人之常分既不傳質為臣則其不敢見宜也萬章謂既自比於庶人庶人固有召之役而往役矣豈有君欲見而不往

見者哉孟子謂召之役者是以庶人待之可以貴役賤理之常也故往役為義若君欲見之則欲見之之意果何為乎為其多聞與賢也為其多聞則將資之以成德天子且不召師而況下此者乎為其賢則當尊之而不可慢蓋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彼則當隆事師之禮也故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有往役之義而無往見之義也繆公以千乘之君而欲以友士宜亦可取也而子思不悦蓋曰友之則猶為有所

挾而驕吝之心未盡降也子思豈尊已而自大乎以為爾之望於我者欲以成身也一毫未盡則是私意所横烏能以從善乎故以位言則貴賤之埶殊在我者固不敢言友也以德言則道義之為重在彼者亦豈得而言友哉葢君臣之相與獨有貴貴尊賢二者而已貴貴分也尊賢德也分立而德尊天之理也夫君欲與之友而不可得古之人無一毫屑就之心如此虞人不敢應景公之招者為其所以招之者非其

物恪守常分而不敢踰是以夫子取之夫可召而至可得而爵禄者此固不賢者之所常也而以此招賢者是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者其肯就乎曰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謂非見賢之道故爾義之所以謂之路者以其宜之可推也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二者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何哉衆人迷於物欲而君子存其良心故也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人之意以爲大道坦然君子則能由之而小人亦將視以從也萬章又以孔子不俟駕之説爲疑孟子謂孔子仕於朝君以其官而召之是以不俟駕也立其朝而任其事則有常守固與在草野異矣不俟駕之義微孟子孰能明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善士雖有小大之不同皆志於善道者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非惟取友固然而其合志同方自相求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友者愈廣矣故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也至於天下之善士則其立心高其執德固必不肯安於卑近而小成也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焉其求道之心蓋無窮也自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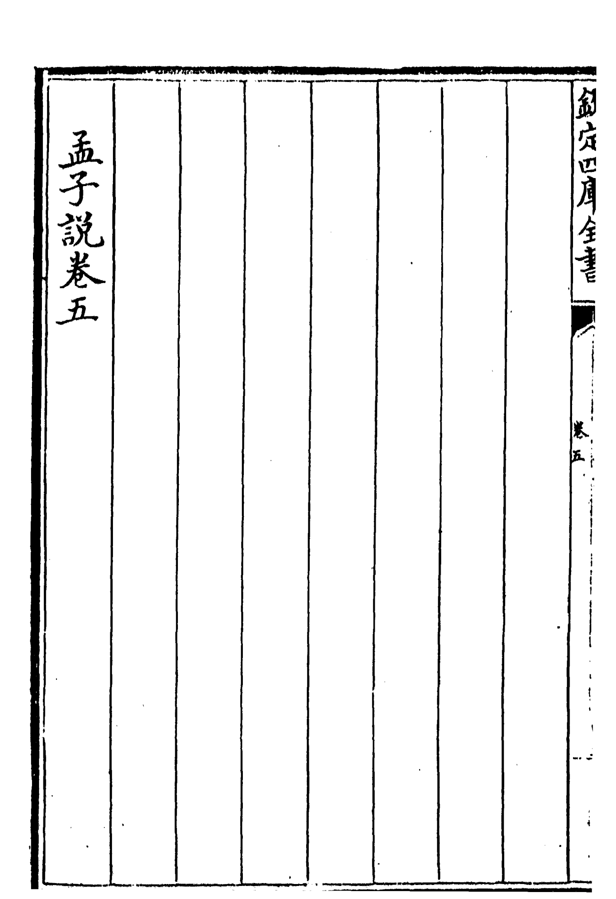
鄉之善士至於尚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夫世有先後理無古今古人遠矣而言行見於詩書頌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何益乎頌詩讀書必將尚論其世而後古人之心可得而明也尹氏曰尚論其世謂論其所遇之時蓋古人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行事有異而其道則一而已必攷其時以究其用而後其心可得而明如堯舜禪讓而湯武征伐禹稷過門不入而顔子居於陋巷又豈可不尚論其世乎尚友之

道至此而後爲盡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踈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諫君之大過反覆而不聽則有易位之

義蓋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所謂以正對也宣王聞斯言而懼是以勃然變乎色則其所以警之者亦切矣若夫異姓之卿見君有過則當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可以去或曰孟子易位之論不亦過矣乎蓋對宣王之言不如是無以深警其心矣



孟子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說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濤

孟子說卷六

宋 張栻 著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有太極則有兩儀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性之所有而萬善之宗也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杞柳為桮棬為喻其言曰以人性為仁義則失之甚矣蓋仁義性也而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

其失豈不甚乎孟子謂如告子所言則是以杞柳之質比性其爲桮棬也固不能順杞柳之性而爲之必將戕賊而爲之也然則人之爲仁義也亦將戕賊其性而爲之乎是將使天下以仁義爲僞而迷其本真其害豈不甚乎故以爲禍仁義之言也雖然曲直者木之性也非有使之曲直也木固有曲直之理也以是而論性則可矣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伊川先生曰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葢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僞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

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今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何物邪淪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原人之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惡之可萌者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以至於飢食渴飲其始亦莫非善也推此則可見矣何獨人爾物之始

生亦無有不善者惟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而為天地之心也然人之有不善何也蓋有是身則形得以拘之氣得以汩之欲得以誘之而情始亂情亂則失其性之正是以為不善也而豈性之罪哉告子以水可決而東西譬性之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而不知水之可決而東西者有以使之也性之本然孰使之邪故水之就下

非有以使之也水之所以爲水固有就下之理也若有以使之則非獨可決而東西也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亦可也此豈水之性哉搏激之勢然也然搏激之勢盡則水仍就下也可見其性之本然而不可亂矣故夫無所爲而然者性情之正乃所謂善也若有以使之則爲不善故曰人之可使爲不善然雖爲不善而其秉彝終不可殄滅亦猶就下之理不泯於搏激之際也或曰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然則與孟子有二言乎曰程子此論蓋爲氣禀有善惡言也如羊舌虎之生已知其必滅宗之類以其氣禀而知其末流之弊至此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言氣禀之性也氣禀之性可以化而復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復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可不察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論性之本則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人物之所稟有萬之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緼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其氣稟各異而有萬之不同也雖有萬之不同而其本之一者亦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内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

嘗不完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而不論氣不備論氣而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用之不行體之不立焉得謂之知性乎異端之所以賊仁害義皆自此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説以言夫各正性命之際則可也而告子氣與性不辨人物之分混而無別莫適其所以然孟子知其蔽於此也故以白之謂白爲譬

而又以玉之與羽羽之與雪爲比告子以爲然是告
子以人物之性爲無以異也以人物之性爲無以異
是不察夫流形所變之殊而亦莫知其本之所以爲
一者矣則其所謂生之之謂性者語雖似而意亦差
也或曰氣之在人在物固有殊矣而人之氣稟亦有
異乎曰人者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所以爲人者大
體固無以異也然各就其身亦有參差不齊者焉故
有剛柔緩急之異稟而上智生知之最靈愚者昏窒

而難發由其不齊故也至於禽獸草木就其類之中亦各有所不同者焉此又其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故太極一而已矣散為人物而有萬殊就其萬殊之中而復有所不齊焉而皆謂之性性無乎不在也然而在人有修道之教焉可以化其氣稟之偏而復全夫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極與天地參此人所以為人之道而異乎庶物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

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說行而天理不明而人欲莫之遏矣至於仁內義外之說其失又甚焉彼以為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曾不知白之為色一定而不變而長之所宜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槩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可乎夫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有是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疎小

大遠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彝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有萬之不同而有物必有則汎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爲有我之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説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思夫長之之爲義則知義之非外矣而告子猶惑焉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爲悦故曰仁内也長吾長而亦長楚人之長是以長爲悦故曰

義外也曾不知所以長之者非在我而何出哉故孟子復以耆炙諭之同爲炙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之同而謂耆炙之爲外可乎雖然長吾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爲哉觀告子義外之説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内者亦爲知仁之所以爲仁者哉彼徒以愛爲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徒以長爲義而不

知所以長之者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内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内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不知性故於義內之說有疑焉公都子答以行吾敬故謂之內亦未爲失也蓋敬之所施各有攸當是乃義也然公都子未能本於性而論故聞季子先酌鄉人之論則無以對之蓋庸敬於兄義也以鄉人長酌而先之亦義也可敬雖在彼而敬之者在我故

孟子以弟爲尸爲比夫凡之當敬鄉人之酌當先與夫爲尸者之當敬皆其理之素定而不可易者也然則其爲在內也明矣而季子猶惑焉蓋以叔父與弟爲在外而不知其義之存於內內外之本一也公都子蓋有發於孟子之言故以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譬之蓋冬之飲必湯夏之飲必水是乃義也而豈外乎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蓋

主於敬而義自此形焉敬與義體用一源而已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道學不明性命之說莫知所宗故公都子舉三說以爲問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此以善惡不出於性也

或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以習成爲性也或謂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以氣稟爲性者也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説孟子既辨之於前矣若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乎不知其可以爲善者固性也而其爲不善者是豈性也哉文武興而民好善人皆秉彝而好懿德其性則然也幽厲興而民好暴習之所染有以變移其善心淪胥以亡而至此耳性豈有是哉若以爲有性善有性不善乎不知其善者乃爲不失其性而

其不善者因氣稟而汩於有生之後也葢有生而鍾
其純粹之最者亦有偏駁者亦有偏駁之甚者其最
粹者固存其本然之常性不待復而誠此所謂生知
聖人也若其偏駁者其爲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
此固可得而反也若偏駁之甚則有於其生也而察
其聲音顔色而知其必爲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
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然使其長也而能力自矯
揉則亦可以反惟其偏駁之甚故不復知矯揉則夫

堯爲君而有象瞽瞍爲父而有舜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比干抑何怪乎蓋所稟之昏明在人各異而其不善者終非性之本然者也故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訓順書曰弗克若天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順其情則何莫非善謂循其性之本然而發見者也有以亂之而非順之謂是則爲不善矣故曰非才之罪也夫善者性也能爲善者才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其才則然也何

以知其然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所以然是乃仁義禮智之具乎性者也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由外鑠則非天矣充盡此四者則爲聖人聖人非能有加也能盡其才者也衆人之所固有亦豈與聖人異乎哉特弗思耳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斯言可謂涵蓄而有味矣然所謂思所謂求者必有其道此學之不可以不講也人之相去或倍蓰或無算者由能盡與不能盡之

異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謂作此詩者爲知道而孟子獨於本文增益四字而詩意煥然矣有物必有則者莫非物也視聽言動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喜怒哀樂則有喜怒哀樂之則何莫不然其則蓋天所命也以其至當而不可過故謂之則有太極則有物故性外無物有物必有則故物外無性斯道也天下之所共有所共由非有我之得私也彝云者常也言本然之常性人所均有故好是

懿德以其秉彛故也而其不知好者是有以亂其常故也雖然惻隠羞惡恭敬是非其發見者也以此爲仁義禮智之體則未可然固仁義禮智之端也孟子前既以是言發之故於此言之畧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賴善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

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章大意謂義理素具於人心衆人與聖人本同然也而其莫之同者以衆人失其養故也故首以富歲凶歲之子弟爲喻富歲之多賴者以衣食足而他意不萌也凶歲之多暴者以飢寒迫之而不善之念起

也此豈天降才之殊哉陷溺其心故耳陷溺言因循淪胥而莫之覺也以此言之人心本無不善因陷溺之故而不齊也復引麰麥以為喻均是麥也種之地同樹之時同則其生也其熟也宜無不齊者矣而有不同者則地有肥磽之異與夫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故也此亦猶人本同類由不得其養則不相似也聖人可謂至矣而亦與我同類者耳既曰同類則不應有殊而其有殊者可不思其故哉口之於味耳之

於聲目之於色此亦出於性也故口之耆耳之聽目之美有同耆焉蓋均是人也則其理不得不同若犬馬則不得與吾同其理以其不同類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易牙非能有加也能盡夫味之理而已易牙之所味即我口之所耆者也彼先得之耳以天下之味皆從易牙則知天下之口無異也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盡人道故也聖人之所盡者即吾心之所同然者也聖人先得之耳善夫孟子之

發明也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夫既曰同然口耳目皆有同也何獨心之不然此所當深思者也口耳目麗乎氣故有形者皆得其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同者反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斯見其大同者矣其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曰理而又曰義在心爲理處物爲義謂體用也理義者天下之公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聖人之先得者即衆人之所有者也而何有所增益哉理義之所

以悦我心者以理義者固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得乎理義則油然而悦矣以芻豢之悦我口爲喻蓋言適其可而有不期然而然者也雖然人蓋有甘於非理義而不知理義之爲悦者獨何歟有以亂之而失其正故也亦猶口之於味固同悦乎芻豢而人亦有所耆不然者則非其正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

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材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章言人皆有良心能存而養之則生生之體自爾不息若放而不知存則日以斵喪矣故以牛山之木喻之牛山之木其美者本然也斧斤伐之則不得爲美矣然木之生理固在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而其萌蘖不容不生於其生也又爲牛羊牧之於是有不得其生而常濯濯者矣其生者山之性也而濯濯

者豈山之性哉蓋生之者寡而所以害之者則不已故也亦猶人放其良心然秉彝亦不容遂殄也故有時因其休息而善端萌焉於其方萌而物復亂之則所傷益多而其息也益微矣曰日夜之所息者蓋人雖終日汩汩於物欲然亦有休息之時也程子曰息有二義訓休息亦訓生息息所以生也如夜氣是已常人終日汩汩爲氣所使至於夜則氣息而思慮始息焉於其興也未與事接未萌他慮則平旦之好惡

與人理亦庶幾其相近此夜氣所積也自旦而往其晝之所爲則無非害之者矣曰梏亡者謂爲血氣所拘役而亡其公理也梏之反覆遷變而無有窮則其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又可得而存乎夜氣不足以存則人理幾無而違禽獸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哉蓋所謂情者始亦無有不善也是故君子察乎此收其放心存而不舍養而不害人道之所爲立也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天以生爲道

者也君子之養之也勿亡也勿助長也而天理不已焉蓋有所加益於其間則亦害於天理矣故其長也猶木之生焉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斧斤牛羊莫之害而其理自遂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又深明夫存養之功不可斯須忘也心非有存亡出入因操舍而言也操則在此舍則不存焉矣蓋操之者乃心之所存也以其在此則謂之入可也以其不存焉則謂之出可也而孰知其鄉乎心雖無

形可見然既曰心則其體蓋昭昭矣學者要當於操舍之際深體之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生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烏得而遂哉孟子告齊王未嘗不引之以當道王豈無秉彛之心乎則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孟子見之之時寡他人朝夕在旁利欲以汩之諂諛以驕之順其意而逢其惡所以害之者何可勝既吾如有萌芽

何哉言雖有如萌芽之發亦即摧折而無以自達無足怪矣故又以奕秋爲喻葢心不容有二事雖奕爲小技專心致志者則得之茍方奕而他思則莫之得也是二人者豈知之相遠哉專與不專故耳而況於欲治其身而不專心致志其可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爲害也則博求賢才寘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爲然一暴十寒之病爲士者其可一日而不念乎然其要則在於專

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宫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

謂失其本心

二者不可得兼言權其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真知義之重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而取義由飢之食渴之飲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謂禮義所惡謂非禮義也欲惡若是乃爲得夫性之正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患者無所

不爲天理滅而流入於禽獸之歸何擇焉故由此可以生由此可以辟患而賢者莫之顧者以其欲惡有在焉故也是心豈獨賢者有之而衆人無之乎賢者能不喪其所有而已何以知衆人之本有乎簞食豆羮得與不得則有死生之分然嘑爾而與之則行道之人有所不受蹴爾而與之則雖乞人有所不屑此其羞惡之端在者也其所以然者蓋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爲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

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萬鍾於我何加而人之所以不辨禮義而受之者則亦有爲而然耳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其他有所不顧也此三者一舉其端其他可類推耳向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而與之非其道則有所不受今也萬鍾之多乃不辨禮義之當否而受之萬鍾之不受未至於死也均是人也何向者一死之不䘏而今者冒昧若此歟

蓋欲有以蔽之而羞惡之端陷溺而莫之萌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嗟乎舉世憧憧以欲爲事於得失之際蓋不能以自擇也而況於死生乎是故君子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於斯世何所求哉惟禮義之是安耳故窮達死生舉不足以二其心而人道立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所以謂仁人心者天理之存乎人也義人路者天下之所共由也仁義立而人道備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則人亦何以異於庶物乎是可哀也雖然舍其路而弗由者以放其心而不知求故也是以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爲主人之愛其雞犬於其放也則知求之至於心獨不知求可謂昧夫輕重之分矣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寖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學者可不深思而默體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無名之指屈而不信則求信之拱把之桐梓欲其生則必養之此皆事理之易見者孟子於其易見者舉以示之使之以類而思之則知夫切於吾身蓋有甚於此而不之察也曰有放心而不知求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所以示人也至矣夫人與聖人同類則其心亦

同然耳有不同同焉者有以陷溺之故也以類而思則比之指不若人何啻於相千萬邪而反不知惡故謂之不知類也人惟不知類故冥行而不自覺使其知類而推之則晨夕之間其悚然而作者豈獨此哉雖然知惡之則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敢違寧者矣此古之君子所以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拱把合兩手曰拱一手握之曰把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

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貺所以養之者則有道矣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音容色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而知所以養則自拱把至於合抱可以馴致也於身而知所以養則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耳曰弗思甚也蓋思之則知身之為貴而不可以失其養也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不若滔滔皆是矣孟子

此篇大抵多言存養之功學者尤宜深體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塲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塲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人有是身則知其皆在所愛愛之則知其皆在所養而無尺寸之膚不及也然人知其口腹之養而已而莫知其所受於天蓋有所甚重於此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言欲考察善不善之分則在吾身所取者何如耳所取有二端焉體有貴賤有小大是也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則是養其小者所謂不善也不以小

害大不以賤害貴則是養其大者所謂善也何以爲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是已血氣亦禀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爲宰之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適情流爲一物斯爲可賤矣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爲事自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於公卿大夫士之競乎禄仕是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乎息而不自知此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檟而從事於樲棘治疾者養一指而失其肩背者歟

雖然人飢渴而飲食是亦理也初何罪焉然飲食之人人所爲賤之者爲其但知有口腹之養而失其大者耳如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爲養其尺寸之膚哉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爲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爲禽獸不遠者也天理明則一飲一食之閒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

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官云者

主守之謂蓋耳目爲之主則不思而蔽於物矣耳目物也以物而交於物則爲其引取固宜若心爲之主則能思矣思而得之而物不能奪也所謂思而得之者亦豈外取之乎乃天之所以與我是天理之存於人心者也人皆有之不思故不得思則得矣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矣言心爲之主則耳目不能以移有以宰之故也故君子之動以理小人之動以物動以理者心得其宰而物隨之動以物者心放

而欲流其何有極也然所謂思者非泛而無統也泛而無統則思之亂也不得謂心之官矣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無事則雖日與事物接而心體無乎不在也斯則爲大人矣此所謂大人者非必爲已至於充實輝光之地者也蓋對小人而言謂得其大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

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謂天之所貴也仁義又言忠信者在己爲忠與人爲信忠信者只是誠實此二者也既曰仁義忠信而又曰樂善不倦樂善善不倦好懿德之常性也惟樂善不倦則於仁義忠信斯源源而進矣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耳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夫有一毫要人

爵之心則有害於天爵其修之也亦慕其名而爲其事耳及遂其欲則并與其所假者而棄之可謂惑之甚者又曰終亦必亡而已矣言既萌要利之心則其所爲終亦必亡勢則然也嗟乎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

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并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得而治功何怪其難成乎可勝歎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人皆有欲貴之心言人莫不欲貴其身也而不知在

已有至貴者焉德性之謂也一人之性萬善備焉不其貴乎善乎孟子之言曰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惟夫弗思故雖素有之而莫之能有也若真知有貴於已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夫不知也是以慕於外而求於人故曰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人之所貴云者言資於人而貴者也良貴云者言已素有之善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其所貴者資於人則能貴之者亦能賤之矣良貴在我得於天者也人何

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資於人者私欲也故飽乎仁義而不願膏粱之飫聞譽施於身而不願文繡之加爲其在我者而不願乎外也雖然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也飽乎仁義則令聞廣譽自加焉猶言爲善有令名其理之固然者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於久而勿舍若一暴而十寒倏得而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哉是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救之不得而遂以爲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是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矣及

其至也人欲消盡純是天理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章勉學者爲仁貴於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言雖種之美苟爲不熟亦無益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然爲之而不至則未可謂成人況於乍明乍暗若存若亡無篤厚悠久之功則終亦必亡而已矣熟之柰何其亦猶善種者乎勿舍也亦勿助之長也深

耕易耨而已而不志於穫也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濡禾易長畝苗而秀秀而實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爲仁之方論語一書所以示後世者至矣致知力行久而不息則存乎其人焉其淺深次第亦自知而已矣要之未至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語夫熟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彀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

使志於彀鵠在彼而彀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之爲聖賢也聖賢曷爲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爲方員也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洒埽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

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埽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敎人者與受敎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

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於音烏歎辭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紾戾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摟牽也乎

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孟子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蓋凡天下之理其本一定有不可易者若舍本而齊末則失其理矣累方寸之木而高於岑樓遂謂木高於山積一輿之羽而重於鉤金遂謂羽重於金而山之爲高金之爲重其理終不可易也今任人舉食色之重者以較禮

之輕者何以異乎此故孟子因其說而正之謂以禮則不得食則紾兄之臂而得食亦將爲之乎謂親迎則不得妻則踰牆而得妻亦將爲之乎以此而權之則可見禮之爲重而食色之爲輕其理之所在爲不可易矣所謂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而或者乃謂孟子之說與孔子食可去信不可去之意異又謂如孟子之說將使天下之人棄禮而不顧是殆未之思也蓋子貢善問欲以探其理之至極則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又曰於斯二者何先故聖人明信
爲本以示之若任人蓋徇乎人欲者其問也意固以
食色爲重若但告之以寧不食而死必以禮食也寧
不娶妻必親迎也則理不盡而意有窒非啓告之之
道也故孟子獨循其本而告之使之反其本而知理
之不可易者則其說將自窮與孔子謂食可去而信
不可去之意蓋無殊也或者未之思邪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

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曹交問人皆可以爲堯舜蓋亦習聞孟子有此說而疑之也孟子引而進之反覆明備所謂誨人不倦者與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蓋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而其所以異者則其不爲之故耳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能舉百鈞則爲有力人能舉烏獲之任則是亦烏獲此言人能爲堯舜之事則

亦是堯舜而已又曰人豈以弗勝爲患哉弗爲耳言人皆可以爲堯舜非其力不勝也特不爲耳故以疾行徐行明之蓋徐行後長者是乃天理之當然若疾行先長者則爲不循乎其理矣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以其不爲而已以是而思則凡天理之存乎人者初何遠哉特舍之而不爲猶不肯徐行者耳推徐行不敢先之心是乃孝弟之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足以盡堯舜之道蓋人性之德莫大於仁

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夫服其服誦其言行其行則將與其人無以異矣善惡皆然然則可不勉於爲善乎交於此有受業之意而欲假館於鄒君則交也猶汩沒於勢利之中而非誠篤求道者故使之歸而求之道者天下之公人所共由初不遠於人謂之爲難不可也故曰豈難知哉

而謂之爲易亦不可也故曰人病不求耳然求之則有道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謂誠能歸而求之則其爲師也抑有餘矣蓋道無乎不在貴於求而自得之而已辭意反復抑揚學者所宜深味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䟽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磯激也謂不可少有激發也愈䟽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傳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也不以此心事其親者不得爲孝子小弁之作本於幽王惑褒姒而黜申后於是廢太子宜臼太子之傅

作是詩述太子之意云耳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此與大舜號泣于旻天同意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其怨慕乃所以為親親親親仁之道也故引關弓之踈戚為喻以見其為親親者焉若夫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於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己之故其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辭氣不迫

蓋與小弁異也其事異其情異其情異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其漠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遽形於怨則是激於情而莫遏也此則皆為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而皆以不孝斷之蓋皆為過乎物非所以事乎親者也於是舉舜之孝以為法焉舜以此事親者也終身安乎天理而無一毫之間人樂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惟

親之慕而已曰五十而慕以見其至誠不息終身於此此萬世之凖的也高子徒見小弁之怨遂以爲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固矣雖然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爲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爲人欲不可以不察也詩三百篇夫子所取以其本於情性之正而已所謂思無邪也學者讀詩平心易氣誦詠反復則將有所興起焉不然幾何其不爲高叟之固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懐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懐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懐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

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宋牼欲說秦楚之君使之罷兵而孟子以爲志則大矣而號則不可其故何哉蓋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

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謀國者以理義不以
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
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説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
然由宋牼之説而説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
兵雖息一時之爭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自衆人論
之惟欲其説之行而不覩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説
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啓禍源也故使二君悅於利
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以至於覩聽之

間亦莫不動焉上下憧憧徒知利之爲利則凡私巳自便者無不爲也人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卹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仁義則皆知仁義爲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一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間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

乎此則知五伯之在春秋爲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曾西之所以卑管晏而尊子路也則庶乎知入德之門矣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

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孟子居鄒與處平陸時季任儲子皆以幣交在於近境與居其國中致幣以交禮之常也故不得而不受其幣受其幣則當報之然孟子之任則見季子之齊則不見儲子故屋廬子疑之以為有間而可問也曰為其為相與是屋廬子以世俗之見度賢者之心也孟子以洛誥之語告之洛誥之意謂所貴乎享者為其多

儀也物所以達其意耳若徒具其物而儀不及焉則不得爲享葢享以儀爲貴而不惟物之徇古之人不役志于享故也孟子釋之曰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於此始得孟子之意葢季任爲任處守守其國而不得越境遣幣以交儀及物矣若儲子相齊平陸在其境中則固可得而親造也而亦遣幣焉是儀不及物也或見或不見皆循乎理之所當然耳然就世俗之見論之既受其幣及之齊而不見之則無使彼不慊於

心乎在君子則伸公義而絶私情行吾典章而已遑卹其他哉使儲子疑夫不見之意反已而深思庶乎亦有得於義矣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淳于髡以孟子爲卿於齊未久而遽去疑其爲自爲而非仁者之所爲蓋髡徒知以爲人爲仁而不知仁之理存乎性者也故伯夷之不以賢事不肖伊尹之五就柳下惠之不惡不辭而皆爲趨於仁以其皆本於天理之正故爾若徇夫爲人之名以爲仁而咈其性之理則所謂愛之本先亡而其所以爲愛者特其

情之流而已豈不反害於仁乎毀又以賢者爲無益於人之國孟子以不用賢則亡告之而毀又以有諸內必形諸外爲言大抵毀之意皆徇乎外以事功爲重而不知理義之所存故也孟子告之以君子之所爲未易識也孔子不稅冕之事不知者固不足言而其知者不過以爲爲無禮是亦不爲知孔子也若夫孔子之意則以兆足以行而不行而去之又惡夫苟去而無節也故因燔肉之不至以微罪行焉安乎天

理而人之知與不知聖人所不與也雖然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則後世固亦未知也然則聖賢之所為載於方冊而莫知其故者固多矣攷迹以觀用者其可習於所聞而不深原其故乎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

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不孝者共舉兵以誅之也無易樹子已立世子不得擅易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賓客羈旅勿忘忽也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無曠官也取士必得

必得賢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五命曰無曲防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曲意設防禁也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無以私恩擅有所賞而不告盟主也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章述三王之事以見五霸之罪又述五霸之事以見當時諸侯之罪三王盛時天子有巡狩之制諸侯

有朝王之禮而又有省耕省斂之常焉天子之巡狩入諸國之境首察其土地田野遂詢其老者與其賢者攷其在位者而賞罰之蓋爲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諸侯至於貶爵削地而不悛則天子聲其罪以六師臨之所謂討而不伐諸侯之君各率其賦從天子之討而致伐焉所謂伐而不討未有諸侯得專其討者也五霸徇利而棄義不稟王命擅率諸侯以伐人之國雖使有成功而廢制紊紀啓禍兆

亂故以為三王之罪人也舉五霸之盛無若齊桓葵丘之五禁蓋亦假仁義而言者而孟子之時諸侯雖此五禁亦皆犯之故以為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謂君有惡從而順承以長之逢君之惡謂逆探其君之意而成之長君之惡固為罪矣而逢君之惡者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為深蓋人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所未安於心未敢以遽達也已則迎而安之安之則其發之也必果君以為巳之意未形於

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之也必篤故長其惡於外者其罪易見而逢其惡於中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其害猶淺而難知者其蠧爲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於逆探其君之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靡而後已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之謂也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雖然有五霸爲三王之罪人則有諸侯爲五霸之罪人矣有諸侯爲五霸之罪人則有大

夫爲諸侯之罪人矣何者理固爾也有明君者出本於三王之法以制治則拔本塞源不得罪於天下矣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所謂不教民者不教之以三綱五典之義而驅於戰爭用之以無道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在當時可謂雋功矣然其爲徇利忘義以殘民則一耳故孟子以爲不可而慎子莫之識則又明以告之夫王者制國

諸侯各受分地不得相踰越也周公太公可謂勲德之盛矣而封國亦不過百里制則然也戰國之時互相陵奪魯之地至於方百里者五是肆貪欲而隳王度使明王作興其釐而正之必矣取彼與此使無傷害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殘殺人民而求廣土地者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志於仁也志於仁者存不忍人之心也存不忍人之心則其忍爲當時諸侯之所

爲乎然而引君以當道古之人所以盡其心於事君之際者其志蓋深矣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者其引之以當道之方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

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為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絶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為今之道無變今

之俗雖舉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道而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以不由其道爲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爲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隳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富國強兵之說至於秦

可謂獲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絶滅之中人心内離豈復爲秦之臣也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寧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宫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

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先王什一之法蓋天理之安人情之至所以為萬世亡弊者也夫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勞心以治其民而野人勞力以共其公上是理之當然也然取之過於多則是厲民以自養民日有不贍之憂而疾惡怨畔之心所從生固不可也若取之

過於寡則夫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所須諸侯幣帛饔飧之所出百官有司之所仰給凡所以爲國者何自而資是則禮樂盡廢上下混殽而亦亂之道矣故先王於此本天理酌人情而爲之中制定之以什一使民養公田以共其上故上有以爲國而下有以爲養取與有序文質適宜君子野人之分明而三綱五常之敘興此三代之所以治也過乎此與不及乎此則皆私意之所爲而已其有不弊者乎故白圭欲二

十而取一孟子以萬室之邑一人陶爲喻而以爲貉之道也貉之所可以然者以其夷狄之國凡爲國者之所當有皆蕩然無之故二十取一而足則可豈中國而可效貉之爲乎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之常君子之道也今欲爲貉之爲則其勢必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而後可是以夏而變於夷也豈不悖哉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夫堯舜之道非堯

舜之所自爲也天之理而已有所重輕乎其間則私意之所加矣其曰大貉小貉大桀小桀猶言是亦貉與桀而已矣嗚呼後之爲治者察乎重輕之弊而稽古法制庶乎得中道而止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事事物物皆有其道是天之所爲也循其道則各止其所而無不治者一以私意加之則始紛然而亂矣夫順下者水之道也禹之治水未嘗用巳私智也因水之所以爲水者耳故以四海爲壑順其性而納之今白圭欲免其國之害而以鄰國爲壑天理私意之廣狹如此水而逆行則爲人害仁人之所惡者以其不順理而爲害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經書皆以亮訓信然信可包亮亮有執持之意夫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微而至於洒埽應對獻酬交際之末苟不惟亮之執則終日冥行無非妄而已矣故言而不亮則爲妄言行而不亮則爲妄行亮則有是事有是物妄則無是事無是物也然則君子其可斯須不執於此乎執之爲言主守之意雖然亮與諒同而孔子謂君子貞而不諒何也孔子之言貞諒在其中者也對貞而言則其專於諒者未必

貞也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爲諒而非諒之正也孟

子之言亮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者是已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

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

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

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而喜不寐聖賢之心其天地生物之心與當時之人惟知強者有智慮者多聞識者爲可用而孟子所取於樂正子乃在於好善耳蓋孟子之論人論其本而當時之求才求於末而已故曰好善優於天下言其於天下亦優爲之也好之爲言誠篤乎此也此非克其私者不能能克其私

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天下之善歸之其於為天下也何有葢善者天下之公也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其蔽孰甚焉故無好善之誠心則必訑訑然以為已既知之人知其若是則莫肯進是其聲音顏色逆距人於千里之外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惟讒諂面諛之人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志氣日以驕肆禍至而不自知矣原其始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然則可不畏乎使斯人而

雖強也有智慮也多聞識也而一已之智識其與幾何終亦必亡而已矣秦穆之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信斯言也然則亦異乎後世之論人才者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君子之仕以義之所存而非為利祿也故其上者則以行其言而就若言有弗行則是乖吾所以就之之意矣禮貌雖存亦何為乎故去之也其次雖未行其言而迎之致敬以有禮以是心至則烏得而不就若

禮貌衰則是心怠矣則烏可以不去是二者其始之就亦固有淺深也其下則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户而君以賢者飢餓於土地爲恥而周之則亦可受其受也免死而已若未至於此而受之則非義矣雖然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户亦非有求於君也君周我而受之耳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舍是三者則皆爲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管夷吾舉於士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曽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

之所爲哉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其所遭若彼而所成就若是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以舜之生知非有待於處憂患以成其德也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興耳若在他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云是已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欲爲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

偏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禀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使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懼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困於心謂有所攖拂於心衡於慮謂有所鬱塞於慮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油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憤悱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言盎然默識其理

之所在也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則又推而言之以謂爲國者亦然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蓋恭然自以爲是自以爲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於滅亡而不悟矣大抵治亂興亡常分於敬肆之間使在内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而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爲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爲福也

死言死之道也天命絶於其躬而敗於乃家凶於乃國者也然而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歴則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慎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於安樂而自絶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屑同訓輕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

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
凡此亦皆爲不輕其敎誨而乃所以敎誨之也蓋聖
賢之動無非敎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天之於物
亦然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敎也

孟子說卷六